

顧亭林先生遺書

上海棋盤街
文瑞樓印行

崑山顧炎荃先生著

亭林隨筆

鳳章書

重刻菰中隨筆序

刻亭林先生日知錄成益以餘錄四卷尹竹農方伯復出菰中隨筆一冊見示謹按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存目載此書凡三卷今本為闕里孔氏玉虹樓所刊不分卷數又提要稱其旁及常言俗諺及生平問答之語而此則詞皆雅馴亦無問語豈有所別擇芟削歟是書為先生隨手劄記前半冊論官人選士之法後半冊雜記古今事蹟援據考辨足補日知錄所未備雖編帙無多而碎金片羽彌可寶貴前有義門序謂得之友人案間者未知乾隆中兩淮採進本或鈔或刻多寡醇駁視此為奚若大抵先生著作其散藏人間者諒復不少他日儻更有所得當續取而刊之

道光壬辰季夏長白鄂山謹序

亭林先生老而好學遇事之有關於學術治道者皆細書劄記述往俟來其用意
豈止博聞強記蘄勝于不說學者哉身歿後遺書悉歸于東海相國然不知愛惜
或為人取去此荪中隨筆一冊余于友人案間得之視如天球大圖時一省覽以
警惰偷南北奔走未嘗不以自隨也先生所著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余
曾在相國處見一帙言治河事亦如此細書者不識能寶藏否若遂付之鼠齧蟲
穿不惟有負于先生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庚午仲秋之月後學何焯識

菰中隨筆

東吳顧炎武亭林著
長白鄂山潤泉梓

宋文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間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孝武即位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南史恩倖傳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為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為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成數百萬唐中宗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三年而人乃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最或麻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

顧廉恥亦何暇為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廩所以空虛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上下相蒙共為苟且而已臣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於道矣致理救弊莫過於此

孫樵書褒城驛壁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散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莫至朝去甯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

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
叟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理平踵千里者不
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墻場無侵削之虞
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
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
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
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
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醺當飢飽鮮囊帛積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真
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為姦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
力不竭戶口不破懇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叟條其言書於襄城驛屋壁

路史至和三年諫官范鎮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事凡七換河北
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不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
恭材勇智慮可責之以辨治乞令久任任之不久而欲其成事不可得也

李牧為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并州威以久而伸而晉人陰計中吳則使其將

新中隱筆
二
帥屢易故渾濬得以收功蓋責任之不久則不足以有為而卒功業也

白居易贈友詩云京師四方則王化之本根長吏久於政然後風教敦如何尹京者遷次不遂巡諸君屈指數十年十五人科條日相矯吏力亦已勤寬猛政不一民心安得淳九州雍為首羣牧之所遵天下率如此何以安吾民誰能變此法待君贊絲綸慎擇循良吏令其長子孫

晉書諸葛恢傳為會稽太守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蒞官三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

宋書劉道產傳論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載皆數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麻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為美矣

宣宗大中元年正月戊申制曰古者郎官出宰卿相治郡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為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稍消頡頏清途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為政之始思厚儒風軒墀近臣思備顧問如其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或在任有贓累者宰臣不得擬議守宰親人職當撫字三載考績著在格言貞元年中屢下明詔縣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都不遵守諸州或得五考畿府罕及二年以此字人若為成政道途郡吏有送迎之勞鄉里庶民無蘇息之望自今須滿三十六箇月永為常式

舊唐書劉祥道傳顯慶中為黃門侍郎上疏言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即遷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稍減勞弊

武后時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其四以為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

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

宋史錢若水傳真宗時上言安邊之策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出則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實錄洪武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以主事王性改任戶部上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豈得盡拘一律況初入仕者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未滿考而遽遷之使所施者非所習事何繇治職何由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

佐領官不宜部選

漢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麻代因之

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

後周時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文帝時牛宏為吏部尚書高構為侍郎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部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牛宏嘗從容問於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較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嘗慮覆治鍛鍊苦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由宏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甯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

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宏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沈既濟選舉雜議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史試牋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為郎分居三署儲材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實貢亦不試練其選州陋邑一椽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等之為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麻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

非主司之過故曰門雖一而不可改也

或曰今人多情故長官許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盡授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或曰頃年嘗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甚矣今令州縣召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稟朝命攝官承乏苟濟一時不日不月必乎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績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郡所攝之官便為己任上酬知己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之人遠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攜妻孥往復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間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己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為苟

杜佑通典曰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内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廁班列皆由執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是故

銓綜失敘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受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謬與

宋馬端臨曰按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竝出於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於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於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允之於石洪溫造張搏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悁之於辛讜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蔭仕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侗儻跂弛之士其不諧尺繩於科目受羈馱於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

唐白居易集策曰臣伏見吏部之弊為日久矣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入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者眾冒資蔭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爭求日至奸濫日生此乃為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既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以上歲羨千數悉委吏曹吏曹案資署官猶懼不給何暇考察名實區別臧否者乎至使近代以來寢而成弊真偽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又為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帥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間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弊所由消也矧又減衡銓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鏡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折於一面百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臣以為芟煩剋弊莫尚於斯

通鑑建中元年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以為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

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麻言詞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

郡吏當用土人

宋馬端臨曰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者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五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已不預郡府之事為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矣

漢選士之法

有三老 本秦制 高帝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置以為三老 文帝時始置常員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壺關三老茂上書

有孝弟力田 惠四年舉孝弟力田復其身 高后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孝文二年戶口率置孝弟力田常員

有掾史 趙禹以佐史補中郎于定國以郡決曹補廷尉史以至為侍御史梅福

以郡文學補南昌尉如此之類不一有以察廉而為令長者尹翁歸是也舉賢良而為茂陵令者魏相是也

有多貲入粟 漢制貲五百萬為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為騎郎司馬相如以貲為郎 孝景詔曰今貲算十乃得廉士無貲不得官今限貲算四得官 武帝始置武功爵級故黃霸以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所忠建議請令世家入財子弟得舉為郎吏道雜而多端至後漢遂有入粟為關內侯者矣

有從軍良家子 孝廣在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有功為郎騎常侍趙充國以良家子補羽林後從軍擊匈奴還拜為中郎馮奉世武帝時以良家子選為郎功次補武安長

有賢良 漢世有大災異有大政事即下詔求賢良 文帝三年以日食詔舉十五年太子家令晁錯以諸侯王公卿郡守舉對策遷中大夫 武帝以長星見詔舉 董仲舒景帝時為博士至此以賢良對策 公孫宏先為博士後免以賢良對策 武帝時舉賢良對策嚴助吳人以郡舉對策擢為中大夫魏相朱邑皆以卒史對策 昭帝時特詔舉文學高第 章帝時大司農劉寬舉魯丕時對策